



賴古堂尺牘新鈔三選結隣集卷之十六

周在梁園客

豫儀 周在浚雪客 鈔

周在延龍客

祁承燦 再見

與錢伯濟

兄稱初入仕途如馬行深泥時出時沒猶未作究竟
語也恐如覆舟入海一入終難復出耳真正鐵漢子
於平日所極便極快者一刀兩斷方能灑灑展布自

不妨作此
危語

如兄何以教之。

與樊致虛

古人原有仙令，而如弟則正所謂牛馬走耳。猶幸山城寂寞，間一杜門，踞案搔髮垢，信口伊吾，稍憶往業，并付墨卿，遂不復以溺自照，而欲強顏向藝苑中作尉佗。妄言漢天子與我孰大，不知望洋。吾兄蹄涔固自失矣。雖然，嬰兒學語，任意謳歌，旋呼旋舞，無復顧忌。卽邯鄲之技在側，而彼固欣然自如。比其稍長，則歌必按拍，吟必諧律，稍有未工，面赭唇澁，縱酒政酷。

情事如此
寫得生動
文雅則存
平人之筆

烈。巨。觥。嚴。催。而。終。不。肯。啓。齒。吐。音。者。則。以。稍。長。有。求。工。之。心。而。嬰。兒。惟。天。機。之。觸。耳。惟。兄。以。嬰。兒。視。弟。可也。

祁駿佳

再見

與弟世培書

聞吾弟西臺之報，不勝喜。蓋非爲一官喜也。堯舜之主在上，夔龍之侶滿朝，古來多少聖賢端士，求遇此時，此位而不可得，莫草草看過。不肖向聞嘖有詭云，有新授臺中者，歸而臨鏡，見豸服，忽屈膝呼大人，不

今之倉卒
幼人者舉
筆之際幸
三復是語

肯謂此真宗門一則公案也。昔日見豸服卽屈膝者
何人。今日披豸服受人屈膝者何人。古德所謂人生
三萬六千朝。反覆原來是這漢也。認取這漢明白。則
皂囊白簡。都是接物利生繡豸花驄。都是放光現瑞
誰謂聖主臨軒。非是靈山親囑哉。而今日吃緊尤在
叅劾一着。此中念頭公私一分。罪福不啻天壤。弟須
秉持正念。凡欲叅一人。不論其官爵高下。勢焰何如。
但只以心內照質。諸天日我無一毫恩怨之念。襍于
中否。我無代人報復之意。蓄于內否。我無借之以博
風力。否。我無借之以委責任。否。數者都無一焉。真見
得虎狼梟獍之當逐。荆棘狼莠之當鋤。然後形之白
簡。然又必須明明白白。堂堂正正。如古名臣之奏議。
言當其罪。義正於辭。使旁觀者心平。卽受之者亦心
折。則真西臺中大菩薩行也。至于近習叅人。因一事
而盡抹其生平之大節。因公事而醜詆及閨房之細
行。此弟平日所深惡者。不必言也。

姚士麟

叔祥浙江嘉興人

與胡孝轅書

叔祥年二十
十猶目不
識丁姜孩
口先生勸
之讀書遂
為海內名
碩觀此鴻
篇真為傑
構人豈可
以年自廢
哉

士麟頓首。孝轅足下。深城凜秋。拒門俗學。俄餉續。殊豁胸懷。于以第南朔之英人。披東府之名竹。體裁爰畢。箋駁時遇。編用再絕。字發三嘆。以為自梁統捐謝隋氏已還。所稱擷朝芳於元圃。問夜光于赤水者。莫不家藏帳裡。人置國門。然爽奪淄澠。聽淆雅鄭。選不見存。存不見賞。當是神鑒不懸于日月。靈怪自匿于天地耳。三復茲選。亡論肉艷春英。氣含秋幹。情援辭以赴格。律縮意以調響。至于石圖金簡。既抉其冥秘。葢笈貝編。更探其墜。隱收耳視之。曩遺合心會之。

選契固已友于晉宋。何止曩胤齊梁。若乃質証疑豫。詮定舛戾。皆足符契千秋。繩約四部。乃知隻言未析。猛欲萬軸開函。一字之疑。不難千里命駕。有以哉。惟是賦流自此絕澗。律祖以之濫觴。韓陵石壞。悲同外史之亡。位業圖存。幸藉琅書之檢。云胡不彛。慨其嘆矣。

薛岡 千仞浙江寧波人

與人

走九州而後知天地之大。亦知天地之小。走兩都而

後見人才之多。亦見人才之少。

又

誘人家子弟入飲博之門。其罪小。誘人子弟入詩文邪路者。當服上刑。

陸培 鯤庭浙江仁和人

答某

天道最神。趨安反危。趨危反安。原無定局。若使人情可以控揣。則機械有權。自古勞臣志士。定不與吉祥會矣。夫吉祥又安往哉。

凌義渠

駿甫茗柯浙江歸安人忠清公集

與潘慧曉

世間隨耳目所及。一以靈心對付。當自有可愛可傳。不可收拾之妙。想如女之態。花之光。泉之味。剝入一層。卽浮出一層。遇之者有精粗耳。况文又技之通靈入妙。而莫能定其色味者乎。

與蕭園諸同社

世間一切豐盈便利。無過數十年。蠅翔而螢腐耳。筆涌髯枯。何益人事。而苦心者相持以死。惟其真而已。

何影無形
曲曲能動
人意中必
非無故

矣。嘗。想。古。人。之。眉。眼。笑。嘖。半。隨。黃。土。文。字。立。而。一。種。
不。可。就。之。光。影。時。復。瀲。灩。飛。動。筆。與。筆。相。持。舌。與。舌。
相。轉。我。貌。我。之。衷。隔。十。不。得。二。三。立。乎。今。日。以。指。乎。
萬。年。古。人。遁。矣。况。復。拾。爐。底。之。漏。屑。釜。底。之。殘。瀋。秘。
為。至。味。不。令。有。識。者。狂。噦。乎。

嚴 頤 子上原名首昇字平子
再見

與郭天門

此平子辛
亥春寄至
者今年六
十五矣著

某
盛。年。購。書。萬。卷。自。許。四。十。後。得。屏。絕。一。切。肆。力。古。
人。不。虞。丁。亂。盡。付。秦。灰。矣。後。此。巖。棲。三。十。年。借。殘。拾。

書猶不倦
多致數百
卷惜無有
心人為合
梓之者

帙。聊。以。銷。日。見。聞。無。幾。思。路。不。開。如。煮。白。水。火。候。雖。
久。終。不。成。味。

與張孟倫

八。識。手。錄。分。疏。極。爽。容。細。看。完。壁。釋。教。非。空。只。是。一。
個。大。耳。子。每。將。人。國。作。本。紀。觀。人。家。作。世。家。觀。人。生。
作。列。傳。觀。盛。衰。得。喪。一。覽。無。餘。直。旦。暮。事。安。得。不。作。
夢。幻。觀。如。此。看。破。一。切。便。脫。種。種。苦。厄。不。須。談。禪。讀。
南。華。也。風。鳶。高。低。竹。馬。先。後。便。是。見。董。得。喪。乃。至。笑。
啼。矣。

談禪讀南
華者偏欲
同小兒一
樣笑啼

與田伯珩

嘗云詩文如兒女然。其多至數百卷者。徑是中山靖王。晉慶成王。以百子養人耳。便不必個個賢也。既苦無多。則不可不佳。然十分去取。亦難為情。才不才。各有可愛處。老兄為我揀選。則易子而教也。

與張孟倫

昔友有與予同舟者。安流時無人色。惴恐不住口。及風至。眾亂。渠安靜無一語。不佞年三十即歎老。今老甚。却無歎也。賢倩東門苦厄。惟以無復望者居。心以

是近情語
張瑤星常
過刪其稿
子笑謂君
所刪偏是
人所珍重
者盡存之
以憑後人
之定我
耳要之文
之好醜自
難定人亦
難定

不可知者。聽天耳。不佞前此遭厄時。詩較工。碁較穩。何也。心苦則細。樂則粗也。讀書亦是度苦厄法。無所用心。則憂從中來矣。

與熊次侯

辛巳冬。連床旬餘。遂爾濶絕十年。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料亦古不得志人。苛責故人語耳。富貴一途。弟已分形如婦人。思作男子。無其具矣。今已老嫗。並不作此想也。

杜首昌

湘草江南山陽人

真實讀書
人語不是
借書消遣
人語
苦語令人
魂消

長安邸中與周雪客

寓隣北海先生。天作之合。私幸得盡觀先生所藏書。畫可消十年妄想。而道翁傳宣。必俟訂期而後觀。此猶置饒人于豐肆之門。而許以明日一飽。後日一醉。非不知有厭飫在其如時時之涎垂。何為我致先生待下筋時。涎其竭矣。

黃國琦 再見

與減齋

閱隋唐以來書志中。其類叢矣。要以跡于同。而先生

湘草書法
文詞卓絕
一時此其
一斑耳

書影之額異甚。弟眼到書中。而心已先在影中。何也。世間形生影。陶靖節之互相吊。陳思之傷隙駒。李青蓮之舉杯邀月。與界破青山之張三影。皆跡于形。而為言若書影則賣形矣。又黃面瞿曇以一切有為之法。媿于影則白馬東來。十二部之重譯。非法影乎。先生此書逐段紀事。繫作者之影。而逐事立義。又自繫以先生之影。然則當時後世讀此書者。不又心在影中之影乎。

又

今之聲先生之才者。如雀噪高林矣。琦獨不爲先生幸。韓昌黎云。動而得謗。名亦隨之。弟謂動而得名。謗亦隨之。何也。名者天之所用以福人。然福止歸于身後耳。若身反以速謗。此君子之所以不貴名也。謗者人之所用以禍人。然禍止烈于目前耳。若身後反以成名。此君子之所以不辭謗也。吾輩于父母乞形骸于天。乞歲月于地。乞山水于詩書。乞性情于文章。內爭得失于千秋。不能于便覽中爭坐位于一時矣。名也何如。

又

弟以南國羈人而作西山逋客。香城之猿。雀當已久。草大招先生蒂匡右。而卓筆于兩河之間。今復掩白門之扉。著書自適。久客忘歸之誚。先生當先弟而受之矣。

與錢牧齋先生

得先生書。謂人言先生與黃生非一人交。如一人則駐顏有藥。及有秘方。自應亟授。何至嗒焉相向。如當面打墻。琦以爲此言非也。先生領袖人倫。聲名走海。

禪玄二宗
不外此二
字

內將四十年。注心血于筆尖。著書盈丈。而四海之響
心而至者。無人不奉顏色。無械不復寒溫。琦聞過役
其神者。神將去之。若琦姓名不齒于當世。山川閉塞。
聲氣不通。又眼中半字不入胸中。半字不出此心。
受此身之徵調久矣。駐顏柰何其。或駐心。它不能為
先効也。

董斯張

遐周原名嗣暉字然明浙江烏程人
吹景集

示人

臨文不得作好醜。心入境不得作順逆。心對物不得

作憎愛。心抱病不得作生死。心

曹爾堪

子顧顧菴浙江嘉善人
南溪文集

再與西平令沈子佩

昨因偶滯汝南。遣力以小札馳候。原非有所求也。乃
年兄疑為贗鼎。拒而不納。殊為駭異。天下之疑其假
而絕之者。以其有求耳。若一無所求。則不必同年不
必同里。凡山人詞客姓名。不著於人間。往來絡繹於
道路者。皆得以望見顏色。豈能一一峻拒之乎。乙巳
夏弟客吳門時。於龔聞園司李坐上。見其同年羅博

筆致如鵝
龍書生

至虞山其人又館于同年周燕孫之家及弟過鄭州則真羅博儼然在也作小記以辨其僞并寄聞園詩云儘有金蘭真作假何妨萍水假爲真在聞園以假爲真而在年兄以真作假皆可付之一笑神明之宰既擯之曲江鴛渚之外自分可以無言但恐年兄疑城未破視人多假而自認太真故特爲一剖托郡伯金長老轉達年兄得無疑長老與治公年兄皆優孟衣冠耶今日傀儡場中正如蟻柯春夢百年幻泡彈指空花又何一非假者其中真贗關頭諒明眼自能

覷破無待豐干饒舌耳

與尤悔菴

足下古文詞下筆妙天下西堂雜俎已登虎觀走雞林其所爲詞供奉于內庭流傳於酒樓郵壁天然綺艷粉黛生妍未許元微杜牧獨擅風流也弟齒旣肩隨息機近亦相似年且半百意氣漸平回憶畫舫尋春山房聽雨如夢如幻請從此斗笠枯筇婆娑于支刪鄧尉之間嚙冰雪嚼梅花槁木形骸懔然悟道則青箱紅豆之纏綿檀板金尊之婉變皆可一齊放下

調欲繞梁

翻讀平日所作小詞疑是古人疑是前身不復記憶則吾兩人當有嗒焉而自得者又何俟余之饒舌也

與江右余論山

文章遇合之數知己難則所以待知己者更難幾遇矣而仍不遇所謂知己者名焉耳而待之殷殷過于知己者未有其人也足下闡中之牘屢薦而不得入穀自他人眎之汎汎然同于秋萍露籜過而不留者矣乃足下攜牘見示至于涕泣未嘗悲其不遇而殷殷然有知己之感其氣誼敦篤所以待不佞者幾與

于遇而未遇中寫出情摯

澹蕩中見其真樸

入穀等意何其有長者風歟江右爲禮義之鄉其人率崇古道勵名節則足下之人與文自足以千古未可以目前之得失論也乙未分較之役不得江右一人以爲恨猶庶幾得遇足下以爲快何則以足下之所以見待者有過于知己也夫是以愈信其爲禮義之鄉也

王豸來 古直庭一浙江錢塘人

與陳丈

清流酒二樽味烈而氣更清駛我輩滿懷塊壘賴此

迅爲驅除。有如戰士橫戈。俠人說劍。令人神智俱震。自來大名。殊不知刁細之外。更有此峻利佳品。拜惠後。更闌跋燭。諸同人引滿盡興。從此識醉鄉道里。非復向之茫然莫致也。然而美者易盡。凡物皆然而貪。得無厭之心。又爲我輩夙習牀頭樽罄。不無更望於珍珠小槽之側。其勿以我爲酒徒。故態而過棄之。幸甚。

顧高嘉

南樓浙江秀水人

復孫阿滙

弟

甫除貴邑。卽有客嘖嘖相語曰。君此行頗不岑寂。一則靈巖山文石。一則孫阿滙先生詩文。昔允大太史所稱靈巖石中。有阿滙文。阿滙文中。有靈巖石是也。今山中澗渴閉。惜奇石已絕。不可得見。幸先生時賜鴻章。開豁心目。水之圓折者。產珠。方折者。產玉。筆勢偶折。方圓墨。瀋橫流。珠玉。今非頌橋。誰實生花。弟一行作吏。困溺簿書。能令研田立湧。窳土金石自吞。啞藥又何敢作。劉季緒瓌瓌咨議也。

李繩遠

斯年浙江嘉興人
屬雲閣集

謝惠九藥

陶葛諸仙
俱長于兩
有詩此等
曠豈不字
字有神仙
氣

南陽歸客。餌精朮者十年。中嶽仙人。采菖蒲之九節。
銀丸金液。供自西洲。六草五芝。耕從北海。值禁方於
秦。緩留藥器於淮王。豈惟藉以蠲痼。直欲因而益壽。
而其羸同洗馬。曾無洛下之名。疾異臨邛。謬託文園
之臥。戴星何及。但有橫琴。馴雉非能。虛聞留犢。故效
垂簾之治。偏宜輕服之逃。方且解紱於滎陽。挂冠於
彭澤。一餐松實。飛去天中。若引桂華。飄然雲裏。而乃
不垂審察。枉荷矜慈。宛轉百丸。賚以壺中之秘。光輝

五色。頒之海上。之香。李少君。裁服神樓。便須却病。赤
松子。初含冰玉。遂得從風。豈必長安。肆開獨尋。韓叟
天台。洞口並挈。劉郎已徵不死之奇方。遽解延齡之
妙術。三山非遠。幸望銀宮。九轉卽成。何愁玉室。竊恐
胡麻暫接。石髓難邀。空抱黃花之恩。無爲白環之報。
而煑砂勾漏。永謝葛洪。植杏匡廬。彌慙董奉。

李良年 武曾浙江秀水人斯年弟

與周青士

某白。近狀已悉前書。因足下詢及塞上交游。輒復寓

此風足述

此僕近得一胡進士東甌東甌祖某與僕從曾祖某同登宋羽皇榜有世好遂雅相善也東甌曾為邑令兵亂解組迄今二十年足不涉戶外吏於此者咸折節下之東甌堅臥不肯出其祖父皆以科名在仕籍有聲而敝廬數椽頽然野田荒圃中藝蔬釀酒自給而已僕始登其堂執通家之禮見再拜畢東甌但詢僕家世論詩文不及他事頃之一少年捧茗椀入室衣冠肅然拱揖有節即東甌長公昨歲登賢書者也僕歛容東甌徐云家貧無應門祇一老蒼頭方為客

後生不可不聞此語 然後生亦日聞此語

治雞黍僕嗟嘆其風歡飲竟日夕自此往還不絕竊謂大江以南縉紳習于侈靡其子弟稍自振拔輒趾高氣盛不復知古人質樸事此毋論晚近即百年以前有識者譏之而東甌家世廉謹不以科名自矜飾如此是可語足下而足下尤當廣其說以告東南諸貴游也

與懸崖大師

自某遠遊薊朔而吾師高隱銅官定水風幡靜躁殊已差幸奉教以來障礙稍除不敢以道上車塵與山

筆墨甚淨

間鐘磬作分別想也。然造詣未深。畢竟居山習靜。乃有進步。秋風起時。擔簦歸矣。聞彼中。可以采茶種竹。微軀此外。復何求哉。茅屋數椽。伏惟留念。行踐夙約。姜承烈。武孫浙江會稽人。

與毛大可

弟向來持論定交。唯才是尚。是以不修細行。竟成大譽。今憬然悟矣。既已內信諸心。敢不上告知已。願吾兄刊華就實。勿驚聲名。竭力省察。行之數年。此中自有所得。人謂有所利而為善。便非君子。此語雖高。實

武孫事事
求不愧余
影觀此知
其持之有
素矣

是。怠。人。脩。行。之。病。根。不。知。利。之。一。字。聖。賢。原。所。不。諱。知者利仁。或利而行之。實實見得仁。為有利。不仁有害。故決志肆力于仁。况自求多福。聖賢之言。決無欺我。今謂求福非君子。而甘作求禍之小人。何其謬也。毛。牲。大可又字于浙江蕭山人。

謝竺蘭上人書

之璜曰。西河出游時。蔡大敬先。生送之。見壁間王烈名。因令名。月日。牲。白。昨者秋首。吳江水清。有江東王彥字士方者。曾維舟長橋。妄投蘭若。依象教而隱形。感法幢之多庇。緬維高坐。諒能省憶。今士方辭後。不通一劄。而

王彥字士
方故云

西河毛性馳書報謝將謂鑒形者不必聞聲而聆音者未嘗接貌此兩違之道也倘謂辭者一人而謝者又一人高坐善聽又不當有別識心也去時過定陶以是地有范蠡湖乃爲詩云陶朱游子姓毛遂野人名聞者怪之此由謝彼容我者不欲終自晦其所行故微及耳然彼容我者逮今終貿然也高坐聞此莫謂此非非文殊乎僕素于內典渙無所稽卽經涉獵亦遘大意實不知此中有要妙可以爲身命所抵托也避人以來隨堂行住不無有解然終以爲與吾少

所學在嫌微之間譬諸叔嫂遺問帑藏拾芥應手而却嚮入少林若獻異夢彷彿胡僧探予以法予告不知飲予以水復告不覺僧乃擠之謂當自省醒而按行循溪繞流宛夜所見然自分無道置不更念逮返敝鄉仍違蹤跡聆緒論于雲門感天衣之妙旨晨昏提闡偶露隙照然而隨啓隨閉比之秋螢翳戀餘腐明與闇嬾浮沉林薄逶返于黑此非薄要典爲不足爲亦非果俗情錮滅昏彼不知也誠以少時所習展轉未忘亦猶孩提誦讀雖旣耄而難去于心兒童把

曹顧菴曰
觀其旨似
不甘心于
學地者然
故是悟後
語其離合
分兩故是
瞭徹西河

故是撫期
中士

弄雖漸長而不輟于御也。高坐亦憐之否乎。先慈產
性時似夢僧。寄以牒者。既而惡之。祕絕不語。暨乙酉
之冬。衣緇山中。而後喜而微語。以所夢謂從此其驗
也。不寤今已後。乃復展轉相染。倘避人不已。當或有
再造蘭若者。特求如向時清風戒秋池藕。初彫高坐
彈琴。有他鄉王彥者。扶病請聽。則彼一時耳幅。促有
限路局無窮。伏惟損慧。略鑒不悉。

姜宸英

西銘浙江慈谿人

投所知詩書

伏承閣下以某詩爲可采。特令送上者。今抄就彙爲
一卷如左。偕闈人以進。或謂其詩多失志悲愁之作。
方今明良在上。五辰時叙。百工協和。不宜以此瀆當
路之聽。且重見尤矣。某應之曰。君以哀怨之詩。謂必
出于衰亂之際。而盛世無聞耶。昔之聖人。雖道溥澤
隆。而不能必民之皆德已。博施濟衆。堯舜以爲難能。
班固食貨志。載冬時民人居室。男女有不得其所者。
乃相與詠歌。自言其傷。言三代聖王。使民夜作而燎
火相共。男女皆得以其間。申其鬱積。而比興之事。與

平心之論
徐仲光言
我輩生如
杜鵑自是
天地一種
怨鳥

矣。今所傳變風變雅者，恐不盡東遷以後詩也。韓愈謂物不得其平則鳴。又曰：臯陶鳴虞，伊尹鳴商，周公鳴周，或疑此數臣者處盛朝事聖君，何不乎之有而不愉而怨，失事實矣。不知伊尹當悔過之前，周公居流言之後，何得無怨耶？特其怨之事有大小，其用心公私不同耳。今謂盛世之必無怨者，是失人生憂樂之正者也。然或以某之詩爲自傷卑賤而有所憤激，不平是又不可也。愚自分道之興廢有命，故嘗泊然無營于世，其觸物感發不能自禁，而時激爲酸楚悲

文勢大振

涼之調，以寫其不得已之衷。此亦詩人之常事，而其志或更有存者。昔者伯彛傷黃虞夏之不作，悲道衰將餓死，采薇自食，作爲詩歌，義不忍與盜跖同富貴，其志正矣。然非孔子孰知其非怨耶？又孰知其非如匹夫匹婦之自言其傷而有憂天下之志也？故有憂天下之志而不與匹夫匹婦同其失所之嘆者，此伊尹、周公、伯彛之所同也。太史公曰：伯彛、顏子雖賢，得孔子而名益彰。然則士非有知己者，則雖有伊尹、周公、伯彛憂天下之志，其不同于匹夫匹婦之怨者，幸

矣。伏惟閣下懷道濟時。深察愚知。則僕詩之所存。為怨與否。固不待愚之所自明者也。其必有以教之。某皇恐再拜。

錢肅澗 礎日江南無錫人 十峰文選

上魏石公先生書

人生文字之知。豈偶然哉。揚子雲漢有道儒者所著。擬易諸篇。至為人訕笑。桓君山獨知好之。謂其書勝老子。唐韓昌黎文。推陷廓清功。比武事。時人始而驚。中而笑。且排。終未有識者。寥寥及數百年。至穆伯長

起得絕勁

而後好之。然則為子雲昌黎者。亦難矣。以舉世之大。數百年之久。知者僅一二人。而此一二人者。又名位卑微。分非先達。身不負當世之望。雖知之而力不足。以振之。其知之與不知等耳。肅澗生江南。渺聞寡見。

錢宮聲曰 磊落激昂 推襟送抱 其見所蘊 不小

幼好學。有志經世之業。及長為諸生數年。玉未獻而足。則矣。窮愁悒鬱。閉戶讀書。偶成史論一編。發抒見意。其書固不同于子雲昌黎而。肅澗亦初不敢以是求知天下也。乙未秋。赴及門。秦對巖招策。蹇入都。都中諸君子。延為經師。俾子弟就教。方是時。足不至公。

卿之門名不厠士大夫之列諸君子交相告曰當代有魏先生道甚高著述甚富且有意扶進四方之學者子盍稍自獻乎肅潤避席言曰余何人敢邀先生顧盼耶以故匿跡京師挾其書未敢獻然心竊嚮往焉不謂有代肅潤獻者而先生竟賞鑒及之也採入遡洄集噫嘻以先生名位顯隆分居先達又身負當世之望顧乃勤勤懇懇于遐陬窮巷委瑣鄙陋之儒生為之汲引先生其知己哉夫子雲不見知于漢昌黎亦不見知于唐而肅潤獨見知于今時子雲昌黎

何不幸而肅潤何幸也以此見人生文字之知非偶然也即欲裹糧而北登龍叩謝奈方有事窮經妄思纂輯成書稍自表見而其功浩汗難以猝成倘得一朝就緒當負笈從遊矣先生其許我乎區區有誠末由上達謹托同學華鵝湖為先容併寄所為詩三十韻以獻昔郭秀才于歐陽公以文為贄玉汝止初見陽明先生其贄亦不過二詩故肅潤所投未能加二生之外也瀆冒威尊惶恐無已

成

梁

二鴻江南無錫人
冷溪子九如閣集

秦對岩曰
全篇精偉
雄宕不倒
自家架子
絕似昌黎
諸書

與錢礎日 庚辰

承示史論數篇。上下千載人物。而經以卓識。緯以迅
 機。鋒芒所及。不可嚮邇。材博矣。出之以快辭。辯矣。要
 之于正。就君之論。衡君之才。大才也。就君之論。窺君
 之心。熱心也。抱熱心。負大才。而遊多事之世。是以困
 頓。無聊。抱膝長吟。往往見之。詩歌。詩歌。不已。發為史
 論。一篇。兩篇。不已。至為數十數百篇。嗚呼。古人非處
 世之難。處才難。此史論不出則已。出則有心當世者。
 必物色錢子。而挽之出矣。于是登臨枕漱之中。無錢

二鴻訓懷
 寧貧不能
 歸臨江為
 尤如閣嘯
 咏其中已
 七十著述
 借不倦也

子。而刀劍湯火之中。有錢子矣。嗚呼。錢子獨不聞乎。
 古人有不讀史者矣。為其怒則傷肝也。為其鬱則傷
 肺也。為其悲哀疾怨則傷心也。由是觀之。君之論無
 乃贅。或問古之不讀史者。為誰則。即錢子之友。冷溪
 子也。或曰。或出或處。或默或語。道不同。不相為謀。冷
 溪子。于是卷舌而退。不敢復論史論矣。

馮肇杞 幼將浙江會稽人

與甥

蟲食花葉者。其狀婆跚躩。人見未有不憎而遠之。

如讀南華
令人意思
深遠

從意旨脫
華中發出
如許縹緲
幻怪來有

好意思不
患無好文
字此自然
之理也

者。蟲。固。不。知。人。之。憎。之。遠。之。及。其。化。為。槌。木。鬼。車。或。
香。鬚。粉。翅。或。斑。駁。陸。離。聯。翩。上。下。莫。不。見。而。親。愛。者。
非。其。欲。人。之。親。愛。人。自。見。而。親。愛。之。候。至。而。行。不。假。
智。慮。故。讀。書。人。若。以。家。勢。衰。薄。或。衣。履。殘。劣。或。體。貌。
卑。陋。癭。跛。蹇。吃。種。種。便。生。慚。慙。則。他。日。富。貴。必。有。一。
段。驕。矜。之。氣。有。驕。矜。之。氣。則。其。涵。蘊。必。淺。學。問。亦。必。
不。純。粹。人。品。便。落。第。二。三。層。雖。處。富。貴。而。從。前。各。所。
慚。慙。處。偏。隱。隱。躍。露。亦。緣。此。中。原。有。沾。滯。反。不。若。槌。
木。鬼。車。撇。然。脫。去。軀。垢。人。即。明。知。明。見。其。從。前。嬰。跚。

躩。踞。之。狀。而。但。覺。飄。飄。塵。表。可。親。可。愛。而。已。賢。甥。輩。
讀。書。者。一。味。讀。書。此。外。全。莫。縈。懷。不。讀。書。者。或。買。或。
農。一。味。為。買。為。農。亦。不。必。自。嫌。自。愧。即。或。限。于。運。命。
終。身。不。能。成。立。亦。必。有。一。段。自。好。不。可。解。識。處。自。然。
出。人。頭。地。人。亦。自。然。親。我。愛。我。不。在。富。貴。利。達。也。

馮肇楠

木伯書巖浙江會稽人
青來閣草

與友人

今。人。適。數。千。里。外。所。獲。財。帛。資。賄。必。密。緘。深。藏。以。歸。
日。吾。以。備。度。支。也。所。鬻。珠。玉。文。繡。必。約。束。厚。襲。以。歸。

警人處妙
在婉曲

總透一兩
言令人猛
省

曰吾以悅妻孥也。所市旨醴珍羞。必注缶納壘。以歸。曰吾以宴嘉賓也。若夫徒悅耳目。而不可持携者。一過旋卽棄去。蓋知旅之爲寄。而所以圖維其家者。詳且切也。生死之于人。亦猶是矣。富貴田宅。豈是將得去者。世人竭精疲形。戀戀不舍。至於安身立命處。漫無經理。一旦束裝言歸。行李蕭然。吾恐閻羅老子笑人寂寂也。

釋慈脉

笠居又字井人。江南江寧籍。福建莆田人。

復待菴

天上無愚懵神仙。世間安有不知文字佛祖。小悉達稱西天第一世。號曰迦文。四十九年所說之書。文之至也。末後拈一枝花。令飲光破顏。謂之教外別傳。文之至也。香至國王第三子。領真丹大乘氣象。得得西來。曰直指人心。不立文字。文之至也。文之至。貴闢機。貴不借。歲船長。所謂一一從自己胸襟流出。乃能蓋天蓋地也。近代之稱禪師者。誰不曰西天幾十幾世。東土幾十幾世。究不知佛祖之所以爲佛祖。動便撥置文字。而又不屑于不知文字。輒肆意著作。曰序傳。

寒山子詩
云丈夫不
識字無處
可安身現
身菩薩尚
作是語况
其下者

文字禪宗
有一語可
譬曰只許
張官放火
不許百姓
點燈

日題跋曰書問當落筆乾澁時多以麻三斤乾矢橛
等語唐突楮墨使作者見之皆掩鼻之不暇噫良可
憫矣雖然麻三斤乾矢橛果不可謂之文耶腐爛神
奇須其人乃克如是耳陳瑩中謂甘露滅曰譬山川
之有煙雲草木之有華滋所謂秀媚精進則真佛祖
未有不知文字者也文之所在道之所在不特麻三
斤乾矢橛卽德山棒臨濟喝皆文之至也余固不知
文字實不敢撥置文字斜日放言慨然遠想

左光斗 共之蒼嶼浮丘江南桐城人
忠毅公集

回陳老師

生不喜得一第喜藉手以報老師老師復不以一第
重生而上進之古人期生轉厚報塞轉難矣斗自惟
生平富貴之緣染較淺功名之習氣較深纔一動念
便有浮氣浮才佐之而出而其根皆伏於富貴迨欲
以道德剷除之而槩柄不在我又未免爲浮沉混俗
之濫觴矣老師所謂真心降心憂世練世擇交深交
等語真舉世藥石尤切中生膏盲者請事斯語敢辭
不敏

入能立身
名節間者
非無據而
然也

方文爾止江南桐城人

與減齋

其人詩文雖不足觀亦望先生教之先生如大清涼池無量衆生前後來飲當令各飽而去也

王士祿西樵再見

與宗梅岑元鼎一字定九

年來戰影窮廬不復問人間升沈事獨日望我故人飛黃騰踏將以驗造物屈伸之理觀吾徒稽古之效乃淮浦家郵至知南闈榜發吾梅岑又復不第其以

愛之切故疑之備至文情搖曳之極

疾病不獲入試耶抑或年來簾外職事者推求黠畫俾不得竟試事耶抑吾梅岑務爲奇文高格不合於世之所謂程式者耶抑梅岑亦旣斂才就范而珠玉之光終不能以耀盲鑑耶惑矣惑矣且同人中如孝威其年間公方鄴輩無一遇者豈高言如綺有目共矚而一朱墨易書遂淹鬱蒙翳而不見耶斯誠理之難曉知者矣吾梅岑自下第來况味何似淮南候暖雖秋冬之際謝公墅裏芙蓉未凋新柳堂前長條猶綠吾梅岑步履其間效安石擁鼻作洛生味正復令

香艷中別
有丰韻今
之擅此者
惟合肥新
城耳

人作天際真人想何必鹿鳴筵上矜持作三日新婦
乃爲人生得意時也獨是南北悠緬離居永久選樓
客舍梧竹荒涼紅橋酒家青帘寂寞無復吾兩人狂
歌縱飲其間左把陳雷袖謂散木右拍孫吳肩謂無
夫豹人黃公壚畔邈若山河未免有情誠有如昔人
野人所嘆耳弟自里居來貧冗相纏滿城風雨之句半擾
於租吏不特文通之筆彩全枯且并明遠之累句都
盡噉麵畫粥居然一儉異日者與吾梅岑相遇援紫
巖坐碧草見索所謂上浮戍已集者茫無以應亦大

慚慙矣晏坐之餘僅有草堂雜咏數章敬以其四錄
扇頭寄正獻歲上元後擬視家季袁浦或能一葦見
就作旬日盤桓以慰頻年離索耶白雲在天南心不
見臨筆引溯如何如何

與陳髯其年維崧

風流雲散一別如雨屈指歲序遂爾五更雖中間髯
經北客昭臺弟亦南游袁浦乃舟車錯互解后無由
回思向者畫壁旗亭之旁連床選樓之側不復可再
何時一尊酒重與細論文經時一咏輒不禁低徊久

妙語兼以
筆步志

掠人其年
時有小友
相隨

之也。自客夏入都，幸時從緯雲，得髯客遊崖略比者，紫雲縹緲，又送良書，把讀之餘，不殊與射洪握手，良慰。良慰髯，依雲兄幕中，賓主酬對，既復不惡，兼以其暇，吊彝門之舊墟，訪夢華之佚事，大河如故，良嶽既平，悲從中來，情深一往，長歌發其慷慨，倚聲寫彼纏綿。古錦囊中新章，又增幾許耶？伏聞遂欲菟裘梁園，覓小妻為生子計，髯已近達夫稱詩之歲，尚違陶公求火之情，此事於今亦誠難緩。第恐竹竿魚尾之咏，來自張公玉女之間，而紫雲從旁又復傷蔽席之言。

送前魚之泣，髯旁皇瞻顧，將何以慰之？或者樂府艷詞，亦傳三婦紫宮，雙入並有雌雄，髯可藉以自解者，其在斯乎？弟此來殊非本懷所持，不固事隨境遷，然使猿鶴送嘲，松菊獻誚，固難援他人以謝矣。記里居時，屢空見迫，卒歲慙歡，嘗雪後出為人家送葬，從驢子背上作西樵山人傳一篇，稱心而言，自謂實錄，一出心跡，垂反遂使此文不復可傳，每為嘆絕，無虎頭之點，而有其痴，所云嵌寄歷落可笑者，此亦一事也。髯亦痴點半者，今聊以一本相寄，俾識此素心，幸勿

以示餘子。慮且為口實矣。伯顓介夫相繼摧折。聞笛之痛。時切於懷。餘惟穆倩梅岑。時得音書一至。即無言亦不相聞者兩歲矣。離居永久。悵惘如何。每維黃公壚畔之言。輒不覺茫茫交集也。聞髯秋間將復北來。倘從荆高市上得重續平山曲江舊游乎。予日望之矣。

荅冒巢民

予贈巢民詩有姬人木檻焚香侍秋響扁舟抱鄰聽之句。杜茶村賞之。巢民因作

秋聽圖

唐代好摘詩人警句。繪成圖障。如李君虞征人歌且

西樵一落
筆別有韻
外之韻

行之類。往往而有。然非所云詩中有畫。未易見取也。鄙句何幸。乃得巢民茶邨摘賞。愧矣。戴生復佳手。既工寫神。兼工寫景。觀此圖寫巢民蕭條高寄。有伊洛間意。寫玉顏漂渺秋水。始波有楚江巫峽間意。坐卧其下。鉢池一勺水。直令人作荀中郎。褰裳濡足之想矣。因歡喜讚嘆。題數語下方。慶鄙句之得藉巢民及此圖以傳也。然雙成之館。明鏡已塵。迷迭都梁。誰為司者。巢民深情人。得毋披圖愴然。重動哀蟬。落葉之思乎。是亦秋聽矣。

劉餘清 不疑讓溪江南懷寧人子前彤前彭前彬皆有文名 報劬菴集

示學人

佛原不聾
被念佛人
聒得聾耳

如今念佛人多把阿彌陀佛當個聾漢且只遍數已足卽休到純熟時口誦心馳全然失照若是這個念法塵劫不得往生爾若念佛當參個念佛的是誰則參禪念佛兼而有之參來參去到一朝爆破時這一聲佛纔有個落處永嘉云有禪有淨土猶如戴角虎吾惟洗耳聽爾驚人一嘯也

佟世思 儼若遼東奉天人與梅堂尺牘

與舌如上人論海藏

已酉之夏道經濡須泥汊鎮舟子云鎮之南有菴數椽有僧海藏者坐化于此五十餘年矣因泊舟登岸入菴之西廡頽屋蕭疎樹木蒼鬱見僧端坐龕中耳目畢具座設香花嗚呼焉用此爲哉夫所爲不死者功德及于蒼生仁澤遍于後世立非常之業建不拔之基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是也如此僧者得方外之術存血骨之軀其得謂之不死耶且鎮之人曰僧素不檢好狹邪其所謂齋心靜業無有也乃一旦

能持此等
論方是周
公仲尼之
徒

留此軀殼。永證無生。其果立地成佛耶。卽或立地成佛矣。乃既無絕德于生前。復無遺徽于死後。徒留此不死不活之身。以惑愚民。且謂之不死身也。亦誕甚矣。芻蕘之見。其是與否。惟惠教焉。

與非熊三弟

人不讀書。以自富。憑你如何濶綽。自與榮辱無干。

與韓允文妹丈

有才之人。能成天下事。又能敗天下事。總是自恃其才。任意行去。遂使天下之事。從此敗矣。飛蛾投火。豈

藏若年最
少詩文最
富能爲此
等格論豈

小儒可幾

料焚身亦以照亮處走去。自然不差。而不覺亮處之誤人也。

高 兆 雲客福建閩縣人

與人

往車雖折。來軫方適。自謂勢擅狐鼠。理隔熏掘。而不覺身之入于禍門也。人盡如此。空增愾嘆。

文德翼 用昭燈巖江西德安人

與周減齋

蔡少霞參軍。素不工書。公似仙人山。佞卿強使寫紫。

筆致蕭靜
如其人

絹文書公真號嗜痴者矣。同時尚友得聚我公著述。橫之南湖小閣。與匡先生陶徵士共閱之。五老七賢。俱應點頭。必以為蓮花峰下茂叔先生再來吟嘯也。傭吹小錄。取劍首一映之義。此士行竹頭木屑耳。元不足覽。然他日不敢不呈斤也。讀書聞道。是古人極則。或語或默。或出或處。應迹而已。鉅公偉人。與三十年蘆中餓士。相答如響。豈尚與有近於侯生申公。萬分一耶。抑香火情深。比於傅霖蘇雲卿同鄉之老同學耶。為誼侈矣。高矣。

又

王梅谿自恨前生做沙黎時。食肉筆鈍。弟今為先生所困。辟之三吳。少年登場演劇。以一敝衣老人開場。可發一笑也。

張 颺 聞子江西金谿人

與叔岳陶菴

冬令之後。又復值此。所謂無處不逢。烏噪無處不逢。鮑佐正也。長嘆之外。別無可以益公者。

王有年 惟歲硯田江西金谿人

與減齋

寥寥之言。先生過飾之。金樽玉杯。何能使薄酒更厚也。滋之愧矣。

與人

市瓜取大。文燈巖先生。以配買菜。求增。今日既取大。又欲其增。吾恐有掩口胡盧者。

王猷定

于一江西南昌人

與人

得一狼走千羊。殊笑乃公之拙。

昧于得失者恒若斯

矣

林嗣環

鐵崖福建晉江人

與減齋

此君曷善自謀。不能更鳴。亦如梟之東徙也。人猶惡其聲。

又

公郎雖齒方茂。然如迦毘伽鳥在殼中時。即有大勢。餘鳥弗及也。

又

遇于時。則揚眉若飄雲。不遇于時。則拂衣若振葉。古

公殆自道

人所謂許務之耿光而顏遽之淑節也。吾目中未嘗見其人。

李煥章 象先山東樂安人

與人

此所謂從高樓下乘大象下象乘馬下馬乘輿下輿坐床下床墮地從地落坑者何足惜。

王雲龍 雲從江南涇縣人

與人

傳云既不能強又不能弱所以斃也。乃知不能弱之

病甚于不能強君善為其弱者。

陳維岳 緯雲江南宜興人其年弟

東兄其年

前接兄札云談長益方爾止孫介夫一時俱逝繼又

一札云文友已化為異物數千里尺牘傷逝遂居其

二今許士又作古矣鄒董相繼零落蘭陵舊遊酒旗

歌板故地闌風長雨不可復尋言之悽然不待過黃

公酒鑪而始慟矣。

吳越彥 季舒江南高淳人立修堂稿

吉峰集

卷之十六

三

賴古堂

文人凋謝比來尤甚徐仲光又作古人矣為之太息

寄崔正誼大令

大抵今世先達稱好士者直浮慕耳。甚至州縣吏假此籠絡劣猾。既無真知確見以相識拔。又不慷慨推誠。使士感激。故知己二字益復難言。如趙壹顧海內無可知已。而遠投羊陟。固已奇矣。乃不得見。徑上堂大哭。令人聞之。鮮不以爲不祥而惡之。尚肯與之作謀。面之緣哉。陟曰。此必漢陽趙元叔也。彼此神交感觸。呼應之妙。千載猶堪想見。

結隣集卷之十六終

結隣之義
原取神交
故以季舒
此札終卷



